



藍 思 聰 著

# 寄生蟲冒險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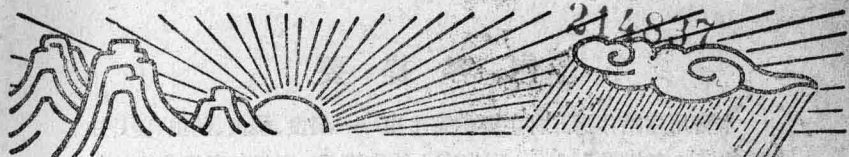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马克·吐温著

# 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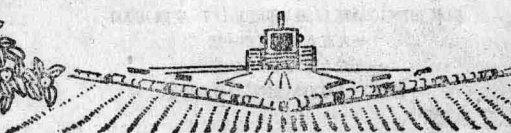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兒童知識叢書

# 寄生蟲冒險記

藍思聰 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用童話體講五種主要的寄生蟲——蛔蟲、蟯蟲、鉤蟲、姜片蟲、血吸蟲——怎樣進入人體，寄生在人的內臟里，引起各種寄生蟲病。本書的目的是在說明人類應該怎樣搞好清潔衛生運動，防止寄生蟲為害，並把它們消滅掉。

## 寄 生 蟲 冒 險 記

藍 思 聰 著

丁 深 裝 幀

\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肆號

上海洽豐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書 號：自2064 (高)

開本 787×1092 1/28 印張 1 1/7 字數 18000

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000 定價(3) 0.09 元

我那時還只是個蛔蟲蛋里的幼蟲。當我朦朧醒來的時候，好像躺在溫暖的床上。床上的毯子，輕鬆柔軟，非常舒適。揉亮了眼睛一看，我那個蛋殼，簡直是一個橢圓形的大廳，四面亮晶晶的，粉紅色的和米黃色的亮光交織在一起，真美麗極了。

在這溫暖舒適的環境里，我又眯着眼睛睡起來了。正在做着甜蜜的夢，忽然听得“砰砰”的聲音從遠處傳來，越傳越近。我又慢慢地醒來，仔細靜聽，原來是敲門的聲音。我懶洋洋地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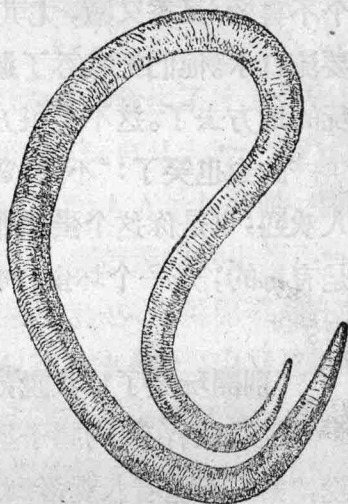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誰呀？”

“誰在里面？外面的風景這樣美麗，怎么不出來玩玩啊？！”門外這樣回答。

我有點不高興回答說：“我睡得很甜，不想出來。你不要吵我。”

門外在叫：“真奇怪！怎么老關着門待在家里？你又是誰呀？”

我更生氣了：“我是蛔蟲。在這溫柔舒適的環境里，我一動也懶得動。如果不是到好吃好玩的地方去，



雌蛔蟲



雄 蛔 虫

我是不出來的。”

外面的声音忽然变得柔和起来：“是蛔虫大姐吗？那太好了！我是钩虫，整天在这里玩，總不見你出來，我还以为你也是钩虫呢！”

“哦！原来是钩虫老弟！”我兴奋地说，“我們大家在一塊，就多一个伴了。”

“我們在一塊玩多么好啊！”钩虫說，“可是你老待在家里，又懶得動，怎能够到好吃好玩的地方去呢？”

我帶笑地說：“你要知道，我現在还是一个蛋。說起蛋來，哪个不喜欢：又香又嫩，尤其是小朋友，看見了蛋就要流口水。他們把我吞了進去，我就可以到好吃好玩的地方去了。这不是很方便嗎？”

钩虫也笑了：“不錯！雞蛋鴨蛋，营养丰富，人人欢迎；可是你这个蛋，剛剛相反，專吃人的营养，是有毒的，是一个坏蛋！我想誰也不欢迎你。”接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

蛔 虫 蛋

“別開玩笑了！”我說，“請問，你怎样來到这里的？”

“我媽媽在人的腸子里生我下來，也是一个小小的蛋，”钩虫說，“第二天隨着人糞落到地上來，剛好有人一腳踏到我身上，就沾住他的鞋底，帶到这个大路旁边。我走出蛋壳，脫了兩次皮，長

大了一倍，待在路旁已經一個星期了。你又是怎樣來的呢？”

“還不是同你一樣，我這個蛋也是被人的鞋子帶到這裡。”我說，“不過我來得比你早，有兩個多星期了。我一直睡在蛋壳里，也脫過兩次皮，才發育成熟，等待機會再出來。你在外面，見得多，聽得多，總容易碰到機會吧？”

“不要談起，機會越來越少了。”鉤蟲有點失望地說，“我每天站在泥土堆上，豎起頸子，四處張望，只要有人走過，皮膚一碰著我，就可以用力鑽進去。昨天機會不湊巧，太陽放出強烈的光來威脅我；地面又乾燥；只好鑽到地下兩三尺的地方暫時隱蔽一下；今天才回到地面上來。可是一直找不到機會。”

“不見得吧！”我說，“我一動也不動地睡在蛋壳里，不必自己去找，我相信就可以被帶到人的身上去。你天天在外面張望，怎麼一點機會都找不到呢？”

“你睡在蛋壳里，哪裡看得見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！”鉤蟲帶點批評的口氣說，“我聽得人們在說，自從大地上插上了五星紅旗以後，變成新社會，一切都不同了：人人參加勞動，生活美滿幸福。如果不去勞動，想過寄生生活，那就連吃的也得不到，別人也瞧不起你。現在正當春暖花開的時候，春風溫柔地在吹著；大地上萬紫千紅，生氣蓬勃。你只要出來，就可以看見插秧的、採桑的、耕地的、除草的、車水的、運貨的，個個精神飽滿，辛勤愉快地集體勞動著。他們還唱著歡樂的歌子，和小學校里的歌聲應和著，多麼清脆嘹亮啊！你總可以隱隱約約地聽到吧！可是

有一樁事情，對我們來說，却是一個大大的打擊。他們漸漸地講起衛生來了，不論房屋里、街道上，都搞得很清潔。我們活動的範圍越來越小，眼看就要餓死。我想了很久，不如另想辦法，去參加勞動，倒還是一條出路啊！”

“參加勞動嗎，真是笑話！”我很不以為然地說，“我們要是參加勞動，就不叫寄生蟲了。我們的本性就是專門吸收人的營養，吃人的血，養肥自己。我看你还是不要胡思亂想吧，你根本也不會勞動的，趕快去和蟻蟲、姜片蟲、血吸蟲等兄弟姐妹們研究研究，大家拼湊起來，向人們的身體拚命進攻，作最後的冒險。”

“噫！”鉤蟲好像有點絕望，“可是……”

我不等它說完，連忙打斷了它的話：“不管怎樣，我們要作最後的掙扎！”

我怕鉤蟲再說下去，又把話阻住了它：“我現在又要睡覺了。有什麼機會，再告訴我吧！”

我接連發出打呵欠的聲音，使鉤蟲知道我要睡覺，免得它再在外面嘀咕。後來我就真的睡着了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忽然鉤蟲在叫：“蛔蟲大姐，注意啊，機會來了！那邊小學校里出來兩個小學生，正在靠近我們的路上打珠子。只要一碰上了我們，我們就可以鑽到他們身上去了。”

這個好消息把我的好夢趕走了，立刻興奮起來：“要抓緊機會啊！”

“我隨時都在準備着哩。”鉤蟲回答。

鈎虫告訴我：“這兩個小学生，看样子不过八九歲，很活潑，長得挺結实，臉上紅紅地充滿了血。我們到他們的身上去，就可以大吃大喝。他倆每天放學的時候，總在這條路上打珠子，又常常到桑樹下去摘桑叶，喂他們盒子里的蚕宝宝，昨天还脫了鞋襪爬到桑樹上去，我想正是好机会，可惜沒有靠近我。今天恰好就在我身旁，机会就多了。”

鈎虫說到这里，忽然快樂地叫起來：“啊！那邊一蹦一跳地又來了一個小姑娘！……”

靜寂了一会，傳來了小姑娘的聲音：

“王堅，你一放學就在外面玩，不回家去，天天老等你吃飯。你看，又在這兒打珠子，弄得一手的泥。老師說的，泥里有寄生虫，鑽到身上就要得病。趕快回去洗手。媽媽等你吃晚飯呢。你還要貪玩，我明天就要告訴老師了。”

聲音過去后，鈎虫失望地告訴我：“可惜，錯過了一個好机会，這兩個小孩被她帶走了。”

我同樣感到失望，只好懶洋洋地再睡下去。

一直睡了一天一晚，才被鈎虫搖醒：“昨天那兩個小孩又來了，你听得打珠子的聲音嗎？”

我馬上張起耳朵來。珠子相碰的响声，非常清脆，並且越打越近我的身旁。一個小孩在說話：“我姐姐真討厭，昨天我們正玩得好，她把我趕回家去，我今天一天都不理她。老師表揚她學習好，講衛生，戴上了紅領巾，她就以為了不起，天天說我貪玩，不

爱清潔，寄生虫会鑽到身上來。她不过把老師的那几句话說了又說，我听也听熟了。什么寄生虫，我从來就沒有看見过。老師說，寄生虫很小，我們眼睛看不見，那么还怕它什么呢？看得見的大虫我都不怕！我們盒子里的蚕宝宝，也是虫，不是我們喂大的嗎？从沒有看見它們咬我。”

“不要理她！”另一个小孩的声音，“我最喜欢玩虫子。我捉住了蜻蜓，就用綫拴住它的尾巴，讓它飛起來，好像一架飛機，比放風箏還有趣。如果我眼睛看得見寄生虫，我也要捉來玩玩哩！”

“呀！”声音表露出吃驚的样子，“王坚，你看！你姐姐又从那边來了，我們赶快脫掉鞋子襪子，爬到桑樹上去躲一会儿吧。她不会看見我們的。我盒子里的桑叶快給蚕宝宝吃光了，正好去摘一些。”

一陣脚步在我旁边走过，响声好像地震一样，使我在蛋壳里發抖。

靜寂了一会，我叫一声“鈎虫”，却好久得不到回答。再等一会，我又大声叫它，也不听见应声。

正在奇怪，又是一陣沉重的脚步响。听得有人笑嘻嘻地說：“王坚，我說你姐姐不会看見我們的，果然她一點也沒有注意到我們躲在桑樹上，就一直向前走过去了。我們还是再打一会儿珠子吧。”

珠子清脆的声音不断地傳進我耳朵里來。突然一顆珠子滾到我蛋壳边，我就沾染到珠子上去了。接着我好像坐升降机一

样，从地面飛升起來，搖擺不定。他們說的話我倒聽得很清楚：  
“王堅，天快黑了，早點回去吧，你姐姐又要說你呢！”

“好，我們走吧！我肚子也餓了。”聲音就在我旁邊，同時肉的溫暖和香味一陣陣地從蛋壳外慢慢滲透進來。我馬上感覺到已經沾在肥嫩的小手上了。多么快活呀！

我隨着小手在空中旅行着。不一會就停了下來，聽得老大娘在說話：“阿堅，你怎么現在才回來？等着你吃晚飯呢。蒸的一籠好饅頭都冷了。你餓了吧，快點來吃。”

這時我才搞清楚我是沾在王堅的手上。

小姑娘的聲音：“弟弟，你一放學就在外面玩，剛才找了你半天沒有看見你。你看，弄得一手一腳的泥，也不洗手，就抓饅頭亂啃。吃進了寄生蟲，那可不得了！老師常說的，飯前要洗手，你就忘記了嗎？”

老大娘的聲音：“小蘭，你別這樣大聲地說弟弟吧！弟弟年紀小，你天天派他的不是，他怕看見你，吓得不敢回來。再說，我們都是種莊稼的人，哪天不同泥土打交道？哪能時時洗手？我就不信手上會沾有這許多寄生蟲！”

小姑娘的聲音：“媽媽！摸了泥的手，可以沾上很多的蛔蟲蛋。就拿這些饅頭來說，如果不把它遮蓋好，刮起風來，蛔蟲蛋也可以隨着地上的塵土吹到饅頭上，吞進肚里，就會長出很多的蛔蟲來。”

老大娘笑起來：“照你這樣說，蛔蟲蛋不是成了滿天飛嗎？我

怎么一个也沒有看見呢？”

小姑娘的聲音：“的確是這樣。生水里、青菜上都多得很。如果誰喝了生水，吃了生菜，他的腸子里就會有蛔蟲。蛔蟲蛋很小，我們眼睛看不出來，要用顯微鏡才看得清楚。”

老大娘的聲音：“就說有了蛔蟲吧，也不要緊。我常聽得老一輩的人說，蛔蟲是消食蟲。小孩子常常鬧積食，長了蛔蟲，還可以消食。那有什麼關係。”

小姑娘的聲音：“不對不對！老師說的，肚子里有了蛔蟲，天天吃人的營養料，人受不了，就會鬧肚子痛、惡心、作嘔、咳嗽、發熱、頭痛，腦筋也會變笨，還會得更厲害的病。”

這位小姑娘句句都說到我，我心裡有點吃驚。猛不防我被推到王堅的嘴巴里，他把我當作皮球一般，在嘴巴里翻來覆去地滾着，嘴巴里並響起了磨麥子的聲音。正覺得奇怪，我怎麼會掉在磨子裡面？又是“骨碌”一聲，像坐升降機一樣，我一直往下降。同時聽得外面小姑娘在喊：

“媽媽！弟弟不但不聽話，反鼓大了嘴，像磨磨一樣地亂啃亂吞饅頭，還向着我做鬼臉！”

這一剎那緊張極了。現在我好像到了一條長長的大隧道里，大概是已經到了王堅的食道里了，那時候覺得很安靜，外面有什麼聲音，也懶得去听了。从食道里我又被送到胃里，再送到小腸里。漸漸我感到周圍和暖舒適，一身輕鬆愉快。小腸里的消化液，溫柔地給我撫摩，把我的蛋壳輕輕地褪掉。于是我緩步走出了蛋

壳成为一条小蛔虫。我睜開眼睛，第一次同外界見面，快樂得直跳起來。

首先看見的是精美香甜的食品，堆積如山，正好大吃一番。

可是，事情却不这么簡單。小腸因为我侵入了它的範圍，夺取了它的营养，馬上動員起來抵抗。頓時一陣酸气像洪水一般地向我冲來，并放射出很大的熱气，逼得我头昏眼花；同時又發生很大的地震，使我在里面打滾，像要馬上把我赶出去。我拚命向它們攻擊。首先抓住了小腸的腸壁，向里面進攻。忽然又出現了千軍万馬，向我包圍起來。

仔細一看，它們穿着鮮豔的服裝，豎起“粘膜細胞”的旗幟，密密麻麻，來勢勇猛。我吓了一跳，几乎招架不住。但我用尽力量，前后左右，拚命猛攻，終于突破了它們的第一道防綫，攻進了腸壁，進入到血管里去。

在佔領的新陣地上，我又遇到了坚强的抵抗。豎起“淋巴球”和“血球”旗幟的隊伍遍山遍野地向我一層層地包圍，想破坏我，消滅我。它們短小精悍，力量雄厚。但它們还是敌不过我的進攻。我又打破了第二道防綫，在一条小血管里勝利前進。

血的河流是多么美麗啊！鮮豔豔地比月季花還要紅；暖烘烘地比温泉還要溫暖。我好像坐着帆船，在河流上旅行；欣賞沿途美麗的風景，愉快極了。

可是在这个河流里旅行，也不是一帆風順的。途中有逆風，有波浪，也有險灘。我走到那里，波浪不是从后面追來，就是迎头

攔住，有時從旁邊突來一個襲擊。不過我自從攻破了第一第二兩道防綫後，我的攻擊力量越來越大，不管從哪方面來，都可以把它們打退，因而又很容易地攻破第三道防綫，進入到大血管里了。

這三道防綫攻破以後，我橫衝直撞，要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它們已經不是我的敵手了。

一切防禦力量已經打退，我就順着暖烘烘的血流繼續前進，到達了“心房”里面。它是一個大廳，構造宏大，到處裝有彈簧。踩在上面，一跳一蹦，合乎音樂的節奏，身體也自然隨着跳舞起來。真是輕鬆愉快，非常有趣。

在心房里面休息了五六天，又脫了一次皮，已經長大了一些；於是我繼續走上旅途，不覺到了“肺”里。新鮮的空氣一陣陣地向我吹來，呼吸舒暢，精神百倍。

我選擇“肺泡”這個好地方住上了一些時候，再脫皮一次，長得更好了。這地方像一個大氣球，正好利用它當作搖籃，坐在里面搖來擺去。結果鬧得它天翻地覆，發生高熱，還滲出血來。

我一看這樣情況，就急忙離開，另找新鮮的地方去玩。不覺走進了一個“小氣管”。這地方很窄，向前走去，漸漸寬敞，到了“大氣管”里，精神才覺得舒暢。和暖的風，輕輕地撫摩着我的面頰。最後到了一个大關口，名叫“咽喉”的地方，那里已接近我上次進來過的嘴巴了。

我正在欣賞這關口上的風景，陡然“咳”的一聲，好像晴天來

了一声霹靂。接着又是一陣大風暴，把我吹到了天邊。我急忙睜開眼睛一看，嘴巴里那些牙齒像萬里長城一樣地排列着，偉大壯觀，使我胆戰心驚。我還沒有看清楚，忽然下面伸起一大扇厚厚的肉席子（那是人的舌頭），它把我輕輕一卷，只听得“骨碌”一聲，把我連水帶漿地送進了地下大隧道，那就是上次來過的“食道”。

這個驚險的場面，使我半天才清醒過來。定了定神，睜開眼睛，食道內正在運送各種各樣的精美食品。

我附在這些食品上，一直向前進行，到了一個名叫“胃”的地方才停了下來。

這地方是一個大工廠，食道里運來的許多食品，經過這個工廠加工後，更香甜精美，合我的胃口了。食道和胃這兩個地方，我還是一個蛋的時候，也是到過的，那時我沒有脫出蛋殼，也看不見這些食品，現在雖是舊地重游，在我生活方面，却是另有一番意義的。

走出了“大工廠”緩步前進，來到名叫“小腸”的地方。所有的食品經過工廠加工後都送這裡來。在這裡我可以隨心所欲，盡量地享受。這真是我生活最理想的地方，也是我冒險的目的地。因此我就選擇這個地方住下來，作為我永久的住所，定居以後，不打算再在人體里旅行了。

好好休息了一個多星期，脫了最後一次皮，我長得肥肥胖胖地成為一條大蛔蟲，更顯得年富力强。從此以後，我就要和雄蛔

虫結婚，生下蛔虫蛋，繁殖我下一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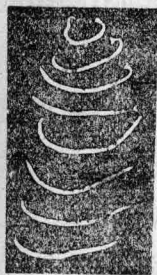
閑來無事，走出門看看，遇到一個小伙子，細細的、圓圓的身裁，白白的面孔略帶點紅潤，看樣子倒很漂亮，不過四個大牙齒像鈎一樣露在外面，又使人感覺到是一個厲害的小伙子。我上前同它招呼：

“喂！朋友，你長住在这里嗎？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呀？”

“我叫鈎虫，剛到这里不久。你呢？”

我一听鈎虫的名字，馬上回憶到同鈎虫交過朋友，不覺得很高興地說：

“啊！原來是鈎虫兄弟，歡迎歡迎！我是蛔虫。我記得从前還在蛋壳里的時候，有一個鈎虫兄弟來敲門，同它做了幾天沒有見過面的朋友。今天遇着你，我特別高興。”



鈎 虫

“那太巧了！”鈎虫很熱烈地回答，“我聽見你的名字，想起我在大路边土堆上的時候，也敲過一個蛔虫大姐的門。我向它報告了外面很多的事情，並告訴它有兩個小孩在地上打珠子，不要錯過機會。今天見到了你，不覺也想起那個朋友來。”

“啊！原來就是你，我太快活了！老朋友見面都不相識，我們真是會變！”我緊緊地擁抱著它，“就是那一天，我沾到王堅的手上，隨着饅頭到了他的嘴里，在他周身作了一次冒險的旅行。你又是怎樣鑽進來的呀？”

“也是在這一天。”鈎虫說，“那兩個小孩脫掉鞋子襪子，正要

爬到桑樹上去摘桑叶，忽然一只脚踩在我身上，我就向他的皮膚里拚命地鑽進去。後來才知道他就是王堅。我們都在他身上作冒險旅行，真是巧極了！”

接着它又問我在旅行途中遇見了什麼有趣的事情。我詳細地告訴它，并把那些驚險場面說得有声有色。

“我的冒險旅行也是一样地不平凡啊！”鉤虫說，“那時我把頭向王堅的皮膚里拚命地鑽，來他一個突擊進軍。皮膚上雖然有一層層堅強的防綫，但我鑽的能力非常厲害，還是鑽出了一個缺口，把尾巴脫在外面，鑽了進去。”

“我遇到的抵抗同你一樣，”鉤虫接着說，“首先是皮膚和粘膜細胞的猛烈圍攻。我同它們混戰一場，打得他皮膚上長起了一個疙瘩，又癢又痛，又紅又腫。王堅的手不住地在疙瘩上亂抓一陣，越抓越厲害，幾乎把我抓死在里面。我就不顧一切，向里面拚命地進攻。結果攻到了小血管里。於是沿着血流，順水推舟，同你走的路綫一樣，經過心臟、肺臟。然後從氣管、食管和胃那些地方來到這小腸里，安穩穩地住下來，並脫了兩次皮，長成現在的樣子。可惜在路上沒有機會遇到你，一塊兒痛痛快快的大玩一下！”

“我玩得痛快的地方也不少。”我說，“在肺泡里，我頑皮搗蛋，玩得王堅發熱，流血；到了小氣管里，又擠得那小小的管子水洩不通。王堅幾乎出不了氣。”

“你玩得痛快的地方我都玩過。”鉤虫說，“你瞧，我在此玩